

民俗探微

消失的乳名与诨号爱意永恒

庄新明

家住泗水城中村，幼时伙伴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孩子。那时，社员们包括上几代，斗大的字真是识不了半升，连描带画出姓名就不简单了，给孩子起个小名，也就是乳名，自然是想到什么就起什么，听起来掉渣，但是别让生活情趣。

乳名不同于大名，绰号也就是外号、诨号，大名被称为“大号”，就是学名，一般是姓氏、行辈、名字都不缺。绰号是根据此人做过的有特点的事、表现出来的特征，或者此人名字的谐音，或者此人外貌较为突出的特征所起的名字，有亲密、嘲讽或者憎恨的成分。

男孩乳名随意得很，习惯用数字排序，一溜排开。张家兄弟三人分别是张大狼、张二狼、张三狼，小时候就熟了，怎么会用“狼”字起名？长大了才知道是杨六郎、武二郎的“郎”。

有的老大大娃、大兵、大牛、大羊，下面的弟弟们，就按顺序排下去了。王家农村兄弟多，乡邻们就亲切地称呼王大小、王二小、王三小等等……，年龄大了就变成了王老大、王老二、王老三……。

两个王姓叔伯兄弟都排行第三，皮肤白一点的就叫“白三”，黑一点的就叫“黑三”了。有的干脆起名“憨”“呆”“大”“偏”，而这些孩子都是健康聪明的，没有一个憨、呆、傻的，也没有偏头歪头的。

有的男孩身体弱，好生病，就要反其意起个名了，说是阎王不喜，小鬼不爱，容易拉巴。什么“都嫌”“恶映”“朴囊”“脏榜”“臭妮”“拉撒”啊，什么“狗剩”“蒲鸭”“蝎子”“蝎虎”“扒栗子”“乌鸦”啊，什么“闷葫芦”“臭瓜婆”“洋麻子”“洋茄子”“笨辣菜”“萝卜头”啊，听起来很不雅，但确实没有贬低之意。

有人用一些生命力强或结实的东西做名字，比如龙、虎、象啦，山、海、泉啦，石头、砖头、坷垃什么的。有的黑一点，就叫黑蛋；有的壮一些，就叫钢蛋；有的感觉名贵一些，就叫金蛋；有的用小动物名称加上修饰词“蛋”，也没有人觉得难为情。村里一位大哥在家里出生时，正好一只猫进入房间，得名“猫妮”。有个伙伴乳名“老鼠”，据说是他爹从田鼠洞中掏粮食喂过他。

年龄相仿的伙伴中，有两三个男孩叫“老六”，而上面只有三四个姐姐，并没有哥哥。当时很纳闷，错认为是上面殇了兄弟。后来，才知道，这是故意漏下一两个顺序，想着糊弄送子观音，请她赶紧送个儿子来。

这家要是好不容易生了男孩，起名又要改过来了：扎根、根带、拴住、留住，有的干脆按照姐姐们的排序，起名“几妮”，更有甚者，盼来儿子了，觉得孩子够多的了，有的就起名“亭”，谐音“停”。

“姑娘好像花儿一样”，女孩乳名也多与花草有关，如花、梅、兰、菊、桃、杏、萍、芹等等；或者是女性色彩浓郁的字，如娥、红、娜、莉、芬、芳、芝、燕、艳、香、霞、晶等等；有的图省事，就起名“大妮、二妮、三妮……”“大芹、二芹、三芹……”，或者在花草类乳名后面，再加上“妮”字。

当然，也有男孩娇生惯养的，乳名也是“几妮”。有一乡邻家一连生了6个闺女，按照老辈里迷信的说法是“犯了九女星”，要一连生九个女儿之后，才能有儿子。这种家庭，从二妮、三妮开始，起名就有讲究，什么改弟（娣）、招弟（娣）、换弟（娣），什么改、盼、盼、望，一心要生儿子的父母望眼欲穿，希望女儿们的名字能引来弟弟。

多数积极上进的乳名，都有着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。国富民强，是多少代人的追求。在生产队，稍微有点文化的，就给孩子起名“建国”“国强”“国泰”“国庆”“富强”“和平”“爱国”“卫国”，这样的乳名往往也是学名。

乳名也蕴藏着朴素的愿景，民以食为天，大人们盼着孩子长大后有吃有穿，有的孩子就叫金、银、财、宝、富、贵；有的起名字幸福、福来、富贵、招财、进宝等等。

有一外修理自行车的老汉，给三个儿子起名“里带”“外带”“瓦圈”，真是干一行、爱一行呀！当然，也有的起了好名，却因为不争气而“事与愿违”。一个人的前途命运，与名字并没有必然的关联，幸福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得来的。

小孩的乳名多种多样，但是一般只有长辈、年长长辈和同辈朋友才能喊，朋友以外的少小同辈、小辈和不熟悉的人一般不能喊，除非加上辈分称呼，否则就是不尊重，还可能出乱子。当年生产队分给社员一些残次苹果，我五姑奶奶舍不得吃，挑选了一些稍微好点的，让家里的大表哥给他姑姑家送去。大表哥不知道姑表哥小名叫某蛋，到了那个村，遇到一个小姑娘就问：“您知道某蛋家吗？”小姑娘大怒：“你这个混蛋，怎么叫俺哥的小名。”结果两人骂架了。我大表哥一怒之下，又拎着装满苹果的筐子，步行十多里回家了。

后来，大表哥的姑姑回娘家，才知道是闹了误会。如果当时表哥问：“您知道某蛋家吗？”小表妹肯定会欢喜带路的。长大了，他们的学名倒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住。遇到前来寻亲访友的，说起学名，乡亲们一脸茫然，说一些他们家的情况之后，才能对上号呢。

时代发展到今天，那些掉渣的乳名已经远去了。现在，孩子的乳名都蕴藉高雅，富有诗意。但是，不论老乳名，还是新乳名，都寄托着父母的美好期盼。乳名变的是起法，不变的是爱意。

■苗青 摄影

“鱼台三马”之一：马星翼和他的《东泉诗话》

张现涛

雅好金石，著名汉碑《汉兖州刺史杨叔恭残碑》《汉永元断碑》等原藏其家。

由于多种原因，《东泉诗话》《东泉诗话续册》长期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而不广为人知，作者马星翼才华横溢，淹通经史、金石、诗歌等学，体例参照《随园诗话》，才学亦不让之。

全书共36.5万字，《东泉诗话》共八卷，分评诗、记诗、类诗等部分；《东泉诗话续册》共七卷，分评诗、赠答、闺秀、杂识等部分。

全书“评诗”部分，基本采用王士禛“神韵说”、袁枚“性灵说”观点，评论自《诗经》以迄明、清近代的著名诗人和诗作，记录甚详、剖析至深，条理清晰、材料富赡、排列整齐，痛批沈约“四声八韵”之说、时艺之风等诗歌创作之流弊，开一代新风。作品要言不烦，观点新颖，不落俗套，多见理之言，发人所未发，多格言、警句。

作为当地诗坛、文坛盟主，“记诗”“赠答”部分以笔记的形式，大量保留了国内、省内著名学者及诗人诗歌作品。搜采当时名流的断简遗牍，仿古之采诗遗风，因人及诗；记录山东地区地方名人的诗作佳篇、唱酬之作，收录评赏，以诗存人。

“类诗”“闺秀”“杂识”等部分，是作者游踪所及、名山胜迹、形迹之管、闺阁吟唱、乱仙之笔、词话家集，加上本人的《演<韩诗外传>》诗作120首，类而辑之。

因作者生活年代长，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五朝，时间跨度大，记录诗人数百家、诗作达数千首，可补《山左诗钞》《山左续诗钞》之不足。书中绝大多数作品均为佚作，极具史料和文献价值，堪称一部方志中的艺术志。

《东泉诗话》及《续册》，作为我国清代一部优秀的山左地区诗学理论和文献学著作，流传有序，理论、实践兼具，能有效地指导古代诗歌研究和创作。整理出版本书，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足可作为国学研究机构、大学中文系、图书馆古典诗学研究机构和山东地区乡贤著作研究的重要资料，也可作为古代诗歌研究和爱好者的有益读本。

《东泉诗话》在清代就已备受重视，享誉海内，于1841年在作者的好友、孟子第七十代孙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等资助下刊刻，可惜墨坏纸劣，流传不广，现踪影难觅。

《续册》经民国年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著名学者李平林、栾濠甫搜集保护，著名学者屈万里《鱼台马氏著述记》推介，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倩人抄录，得以抄本传世。《东泉诗话》道光21年刻本和《续册》抄本，现存山东省图书馆。《续册》抄本等鱼台马氏丛书34种98卷，为当年王献唐先生主持抄写，并亲自批校题识，曾计划作为《山左先哲遗书》刊行而未果。屈万里先生1934年12月3日在《中华日报·图书周刊》刊文《鱼台马氏著述记》，是介绍马氏著作之始，并为马氏著述不得刊行而惋惜不已。

《东泉诗话》全书被影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、杜松柏主编《清诗话访佚初编》中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，蔡镇

楚主编《中国诗话珍本丛书》中。

《东泉诗话》《东泉诗话续册》全书被影印收入王学典、杜泽逊编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二辑、第四辑中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、2011年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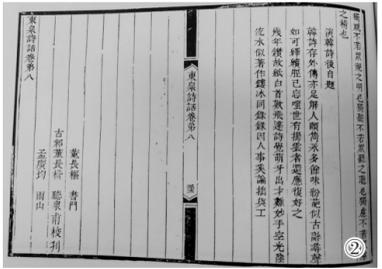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马星翼、《东泉诗话》被收入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、蒋祖怡、陈志椿主编《中国诗话辞典》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、车吉心主编《齐鲁文化大辞典》中。其内容被摘录入中华书局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陆游卷》《陶渊明卷》《元稹卷》《李贺卷》及李建崑《唐诗研究集目》、孙立《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》等多部权威著作中。

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，本书也备受海峡两岸学者钱钟书、钱仲联、郭绍虞、杜松柏、蔡镇楚、蒋寅等人青睐，赞誉有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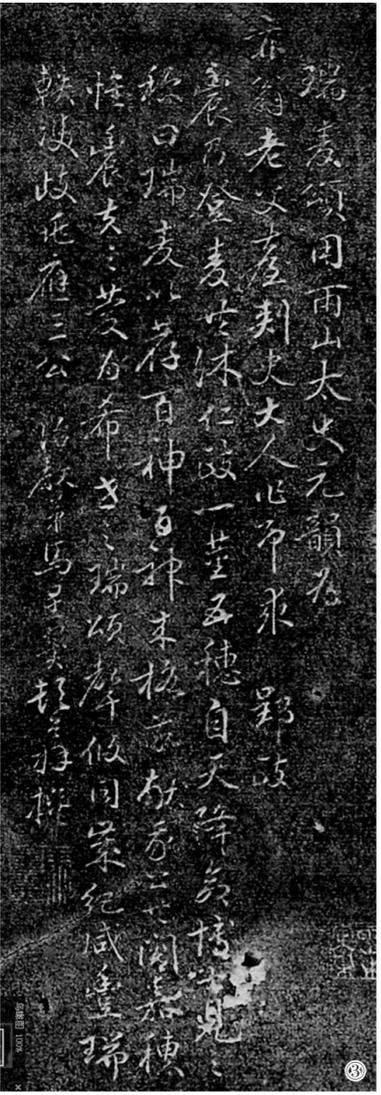
被钱钟书《谈艺录》、郭绍虞《沧浪诗话校释》、萧沉《大唐诗人讲演录》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韩宝江《诗风辨》、山东大学王小舒《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》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蔚《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》、安徽大学曲景毅《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析》、湖北大学刘尊明《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学创作》、台湾中兴大学李建崑《孟郊诗代评论数据述论》《至法无法：中国诗学的技巧观》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朱怡菁《李梦阳辞赋研究》、河南大学韩焜《任是古直也英豪——〈诗品〉曹操定位初探》、上海师范大学邱美琼《中国古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》、广西大学李寅生《明清女子题壁诗考》等多部专著和论文广泛引用。

全书大量保存了包括王阳明、文征明、李攀龙、高叔嗣、杨慎、何绍基、伊秉绶、许瀚、尤侗、赵执信、张尔歧、沈德潜、纪昀、王士禛、刘庸、张问陶、郑方坤、施端教、杭大宗、薛宁廷、张亦梅、谢石农、黄左田、张享甫、孔昭虔、董朴园、张象津、周乐、嵇春原、袁浩等数百名明清诗人的诗作，而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，均未见于诗人自己的诗集。

全书同时保存了如郝秋岩、马士骥、周黛云、娟儿、蒋红红、吴卿吟、阮元夫人孔璐华等数十家闺阁诗人的作品，以及大量优秀的唱酬诗作，总数达数千首，亦可看作我国山左地区一部明清优秀诗人诗文集。



②《东泉诗话》封面、内文书影



③马星翼手迹

故里钩沉

牛屋院是场故事会

赵志会

那年，生产队买了一匹大红马，据说是蒙古野马。饲养员立文不愿意喂马，向队长撸了挑子。我的父亲这时候当起了饲养员，当天傍晚，我就依照父亲的安排，用地排车把锅盖送到了牛屋院。那年，我上一年级。

生产队原先有5头牛，又陆续买进了3匹马。马是习惯吃夜草的，相比之下，养马比养牛麻烦很多。但是，马给我们生产队带来无可比拟的希望，比如“三年普及大寨县”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理想生活，似乎有了马，这些好日子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。

为了更好地发挥马的作用，有了马就务必配上马车，有了马车，拉山土压碱改良土壤的速度，是原来的十多倍，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。每当生产队去县城拉氨水给田里施肥，别的队用牛车一天只能两趟，而我们队自打换了马车，一天拉五六趟。

有了马，我们队还搞起了货物运输，往县城运石头、石灰，给队里增加了不少收入。全村的人，因为这匹马备受鼓舞，仿佛看到了招手在即的新希望。

为了照顾好这些“劳力”，父亲吃住都在牛屋。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“以队为家”，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那些马。由于喂马在当时也是新生事物，父亲私下里也没少请教家里曾经有马的地主富农们。根据当时的政策，他们是不能喂牲口的。

近十间的牛屋，离村子有二里多的路程，突兀在村西的田野上。3间堂屋里一字排开的是食槽，食槽的东边是一口为牲口煮粥吃的大锅，锅的南面是一个用来淘草的大石缸。石缸是过去地主家的防火缸，后来收归队里所有。那石缸特高，我踩着凳子，扳着缸沿，刚刚能在幽暗的水中看到自己的脑袋。

我和父亲的床头，是一个大罗柜，就放在大锅的东头，里面放着喂牲口的精料。罗柜的两个气孔，如一双眼睛正对着门口。我时常偷偷地把手伸进气孔，掏出料豆、豆饼塞进嘴里，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。

到夜里，罗柜就成了我的书桌，趴在罗柜上写作业的情景，如今回忆起来，真觉得是一种幸福。在罗柜的东头正对着屋门的地方，就是我和父亲的木床。

整个牛屋两个门洞，没有门。临近冬天，父亲用队里的干草，打了两个草帘子，挂在门上挡住外面的严寒，牛屋也温暖些。

靠门的东侧，还有一间草料屋，那里堆放着白天铡好的草料，夜里也是看场人的大通铺。每天早上，社员们在硬纸片喇叭传出来的《东方红》乐曲中起床，喇叭在牛屋的南墙上挂着，一根地线牵拉在大水缸里。

大家起床后，集中到牛屋院等队长分工干活。那时喇叭里常放的歌曲是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，因为有了喇叭的广播，人们才知道“农业的根本出路，在于农业机械化”，才知道中国还担当着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哩。

到了夜里，看场的人陆陆续续来到牛屋院，来顺、法名、本讲，是常年的看场人。他们海阔天空地云游，这个时候，父亲要拿着筛子从草料间把草料放到淘草缸里，反复翻滚清洗几遍，用长长的罩滤搭出来，等着滴净水。

如果到了冬天，这个时候，父亲还从西屋里端上两三尺麦糠，放到窗台，点燃取暖，白烟直抵房顶，很快屋充满了烟，整个屋顶的梁椽被常年的烟熏得乌黑油亮。掺和着满屋浓浓的牲畜味，人们围在火堆旁，开始了新闻话题。

小凤家姑父城里会卖洋车子，卖了40块钱，到家里解开手巾，都是卷烟纸。

二舅他娘让人家一口一个姨，把钱喊走了。咋回事？

唉，老太太卖完猪秧子，买了一口锅，恐怕钱带在身上不準头儿，就把钱放到锅里扣到地上。她就坐上面。

小偷还能把她扯起来，掀开锅把钱偷走？别提啦，一盘鱼孙包子把钱晃跑了！

小偷，端着包子，远远地对着二舅家娘喊，说是给她买了盘子包子，她站起来接包子，另一个小偷从腿后边下手了，吃完包子，还不知道吃了个贵包子哩。

小偷认了个姨，得了一窝子猪秧子。……

天南海北云游到十点多，喇叭里的节目一结束，牛屋那些神聊的人们发出一句：歇着吧，广播完了。他们呼噜大睡。那个时候，正是父亲为牲口上头道草，每到添二道草的时候，已是凌晨一两点钟了。

牛屋的前面有东、西屋两个配房。平时，西屋用作仓库，里面放着种子、豆油、磅秤、犁子、耙等农具。最北头放麦糠，屋里常年住着两窝野猫。东屋是个车库，马车就放在里面。

牛屋院的前端，是一片平整的三亩多的场地，用来晾晒收打粮食。每到分粮的季节，三五

户一辆地排车，把院子围了起来，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，把用磅秤称好的粮食，用地排车运回家。尽管一家分得不过二三百斤，但分粮的气氛不亚于过年。

每到这时候，也是我为鸽子收集饲料的最好时机。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打闹嬉戏，两脚故意深深地踩入麦堆，再找个没人的地方脱下鞋子，碾出麦粒攒起来，新麦子是喂雏鸽最好的饲料。

分完小麦，是全队劳力垛麦垛的日子。到了那天，全队的队人要在了一起吃一顿公饭，也就是大锅饭，以庆丰收。队里抽出一两个做饭能手，一大早和面、择菜，一直忙到中午。

大伙拿出带来的碗筷，打了菜，掂起一大串很热很香的干粮，津津有味的在柳树下、牛屋里、井沿边、车库里吃起来。在“高粱小麦豆，咋吃也不够”的赞叹声里，一个人吃上个二斤的“牛板筋”，不成问题。

一次过年，队上向公社打报告，一匹马不能干活了，发烧十多天，兽医站陈大夫也没能把烧退下去。公社批复，可以屠宰。乖乖！这下整个队里在一起过了个大大年，队里从邻村请了几个屠子，配上5个硬劳力，仅仅用了一上午，就把一匹马给解决了。等到每家每户飘香的时候，生产队大锅里也炖着马下水。

有个常年看坡的二舅，瞅准机会从锅里捞出一块大骨头，一个人跑到机井房里吃起来。我刚跑到门口往里看，就被他厉声喝退。以后看见他，我就躲得远远的。

这边牛屋里，父亲邀了其他5个队里的饲养员，从罗柜里拿出嘉祥大曲，过了一回酒瘾。嘉祥大曲可不是随便得来的，一次队里的一头牛即将下仔，需要别的生产队饲养员过来帮忙，队长从大队里领了介绍信，从公社里盖了章，才从供销社里买出来的白酒。

等我上到三年级，村里就分队了。牛屋院也分给农户，食槽、石缸各归原主。我和父亲离开牛屋院，来到国营家的两间石头到顶的屋子里住了下来，以往的岁月不复重现。

牛屋院的点点滴滴，如今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外地人看济宁

过目不忘微山湖

孙宏彝(上海)

那年暑假，在微山湖水天相连的自然风光中，看到连绵成片的藕荷，绿意盎然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马星翼一生著述颇多，所著《尚书广义》《诗》《论语辑说》《国策补遗》《名儒世系图考》《绎阳随笔》《鬼释旧闻》《诗文集》《东泉诗话》及《续册》各若干卷藏于家。对历史地理、旧闻轶事、金石之学多有考证辑订，著有《邹邑金石志》《汉碑总目》；参与编订《邹县志稿》《济宁金石志》《三注志》；所著《蚕理》《世职篇》《二郝篇》等，均辑入清末民初的《邹县志》和《邹县续志》；

那年暑假，在微山湖水天相连的自然风光中，看到连绵成片的藕荷，绿意盎然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湖岸边，柳荫下，有几个心灵手巧的渔家女，在专心地整理和修补渔网。极目远眺，在茫茫的湖面上，忽然看到远处有一艘大船，船头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国旗，在蓝天下分外绚丽耀眼。打听后才知，那船是水上小学，渔民们正从四处用小船把孩子送往大船上。

学校建在湖中的船上，以传闻所未闻。因为那时渔民的日常生活和捕鱼网蟹生产活动主要是在湖上，所以小孩的文化学习和教育只能在水上小学进行。湖面广阔，但学校天地狭小，听说救生衣是每个孩子每时每刻必须随身携带的。

后来，与济宁的朋友聊起这件事，他们向我介绍了更多水上小学的具体情况。

船上教学，其实有许多困难和不便的，如每有船过，船校会左右摇晃；发动机噪音巨大，过船时也往往无法授课。另外，师资严重缺乏，一位老师须从早晨8点，到下午3点，教不同年级的几门功课。一天下来，常累得腰酸背痛。尽管艰辛，但许多老师始终坚守岗位，甘之如饴，执着地为孩子们带去文化知识，为实现教育的梦想而默默奉献。

顿时，我内心一下子对水上学校刻苦求学的孩子，对勤勉尽职的灵魂工程师们，充满了感动和敬意。那些孩子，他们不正如湖中盛开的荷花，满载着微山湖的未来和希望吗？而在他们心田播撒光明的教师，虽然平凡、清苦但高尚、自强的品性，不正如那些始终深植湖中，亭亭玉立的湖荷吗？

好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微山湖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，渔渔民的生产生活也早已旧貌换了新颜，只是那美丽的湖以及勤劳的人过目不忘。